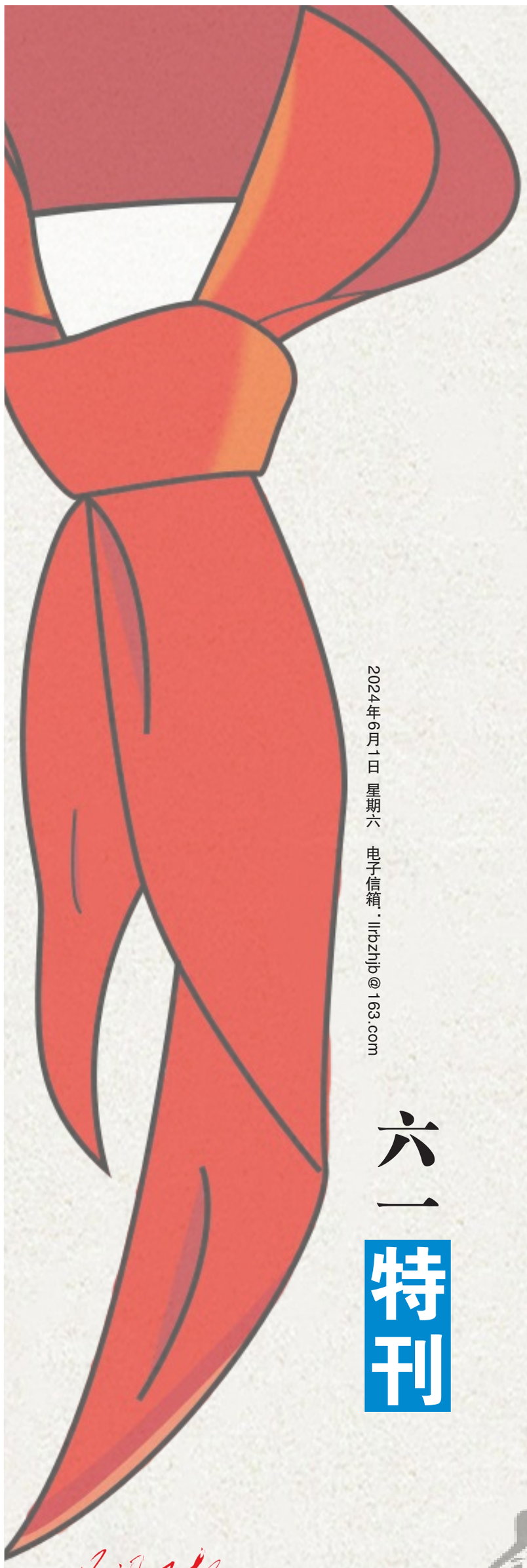

2024年6月1日 星期六 电子信箱：lirbzhjb@163.com

六一特刊

联办：政教专刊部
记者部
策划：李 牧
付永文
责编：冯海砚
实习编辑：王雅妮
校对：高 月

60后张奶平 童心依旧

□ 本报记者 高茜

1966年出生的张奶平看着自己的儿媳妇和女儿为孙子和外甥准备“六一”儿童节礼物，不禁感慨：“现在的孩儿们真幸福，看这花花样样的玩具和好吃的，我们那会儿哪敢想啊。”

早上起床吃一颗鸡蛋，把红粗布做的红领巾小心翼翼地装到口袋里带去学校，去了学校听安排唱红歌、进行广播体操比赛，等待下午放假后在村里和小伙伴们踢毽子、跳格子，这就是张奶平回忆起她那个年代的“六一”儿童节。“就这也已经乐得不行了。”她动情地说着。

正如她所说，60年代的“六一”儿童节，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戴红领巾入队。当时，这可是极为光荣的一件事。当天能戴上红领巾，那比在物质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吃到肉都开心。很多孩子戴红领巾的那个“六一”儿童节，就算晚上睡觉时也是戴着红领巾睡的。

虽然已年近60，但她仍旧童心未泯。同村同班的12个同学几年前几经辗转建立了一个微信群。这不最近，张奶平在群里组织大家下周六回村里的老学校来一场“老顽童”庆祝活动，回忆儿时的欢乐时光。她的提议一出，大家纷纷在群里响应。自从这个计划敲定下来，可把她忙坏了，又是网购红领巾、衣服、毽子，又是安排来回的车辆、吃食，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“乐在其中”。

“到时候我们都要在胸前佩戴红领巾，我走时煮一锅鸡蛋，路程大概40分钟，大家谁想吃谁吃。”孩子们说现在的社会，40分钟的车程也不需要带干粮，可张奶平执意要这样做，说她这样准备好的鸡蛋有“儿时的味道”。她的手机里音乐软件内，已经提前下载好了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》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》等歌曲，她说准备在当天一起唱。

因为张奶平很重视这件事，家里人也格外支持。就像她说的，人老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心老。童心未泯、童趣未退的人，精神格外愉快，生活充满乐趣。“童心相随，青春不老。我支持给孩子们仪式感，我也在网上下单了儿童蹦床和钓鱼的玩具，准备给孩子们一个惊喜。我也要找寻我们那个时代的仪式感，痛痛快快地过个六一！”张奶平兴奋地说到。

70后朱旭青 不能忘却

□ 本报记者 康桂芳

“我们那会过‘六一’，至少提前一周不用上课，”朱旭青生于上世纪70年代岚县普明镇小万村，有关他美好的童年记忆都在这里发生。在他的记忆中过“六一”，就是一个字“耍”。

“老师会教我们练习打花棍，打腰鼓，有时也会集体大合唱”，那会过‘六一’周围所有村子的学校都要集结在乡镇中心校会演。朱旭青回忆，“我们得早上六点从学校出发走路去中心校，”时间太久了，朱旭青只记得过“六一”得整整一天的时间。他说，“每一个学校轮流表演完就到下午五六点，所以我们每个孩子从家里走的时候都带着干粮，每一个人的饭盒里装着馒头和煮熟的鸡蛋，条件好一些的会带小蛋糕。”虽然物质生活没有那么丰富但是精神生活是极度释放。

朱旭青回忆，“上午表演完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，小男孩们就会聚在一起，打一杯泉水就着馒头吃。”如果坚持看完下午的表演太无聊了，他的心思早就飞在树枝上，飞到了田野上。“下午我就偷偷和小伙伴跑出去玩，等我们玩回来才发现表演早已经结束！”

偷跑出去，总是免不了老师的一顿呵斥，但有时候却能收获意外之喜。“朱旭青，你过来！”刚偷跑回学校的朱旭青被这一声呵斥吓坏了，他扭头才看到原来是自己的老师，如梦初醒。“完蛋，偷跑出去肯定被发现了。”朱旭青耷拉着脑袋，战战兢兢走到老师身边。“给！全乡第二名，不错啊！”让他想不到的是，老师竟然递给他一张崭新的带着墨香的奖状。朱旭青笑着回忆说，“那真的是一个难忘的回忆！”拿着奖状的他欣喜急迫地跑回家和大人分享。

朱旭青说，“我的童年非常精彩，爬山看狼、钻洞探宝，下河摸鱼。”而和他自己精彩的童年时光相比，他对目前孩子们的童年充满了担忧，但又表现出无能为力。“现在孩子学业压力太大了”。每年儿童节当天，借着陪孩子的机会，他也能体验一次儿童的快乐。他说，“快乐的时光总是会稍纵即逝，如果时间允许会带孩子去周边游玩，让孩子有个积极心态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学生活。”

80后任锴 以玩养性

□ 本报记者 刘子璇

84年出生的任锴今年刚过四十，谈起自己的“六一”，却像谈起昨天一样。

“以前的‘六一’？和现在的孩子们一样啊，就是玩。以前的活动也跟现在差不多，学校里组织歌咏比赛、演讲比赛啦等等，然后大家回到小教室里，桌子围成两大圈，看着中间空地里的同学们表演节目，主打一个氛围。”

“不过后面的自选动作才是重头戏，打沙包、捉蝈蝈、打乒乓、爬房顶、打土仗……除了下河玩水因为不够安全被大人们设了封印，儿童节那天大家都是扯开了玩。而且上面只是男孩们的项目，女孩们的项目估计还得翻倍。”

现在总说孩子们沉迷电子产品，不如以前的孩子们蹦跶的欢实，任锴有不同看法：“哪个年代的孩子都喜欢电子产品，只是以前想玩没得玩，现在的条件更好了。”他津津有味地谈起以前只有放假时才能玩得最原始“电子游戏”：魂斗罗、玛丽兄弟、赤色要塞、马戏团……现在几个发小谈起小时候最难忘的“六一”是什么，大家异口同声说起某次“六一”正值周末，四个娃娃被家长们放了半天假，大家在电视机前开心地玩了一个通宵“坦克大战”……

“80后男生们那时还流行玩‘洋片’，其实就是由硬纸裁成的一张张小方片，上面印着变形金刚、西游记等动画片和影视剧里的人物图样。有抡洋片的、飞洋片的、扣洋片的，玩法五花八门，玩得最好的是我们班的二兵，号称高手中的高高手……因为那哥们手扣洋片时太过用力，每天都是肿得老高…… ”

提起玩，任锴有自己的想法：“大家都知道，玩是孩子的天性，甚至可以说是人的天性。从探索未知到培养兴趣，从沟通社交到团队协作，从分析判断到逻辑推理，从调整心态到提升自控，我们每个人的性格几乎都是从玩开始养成的。作为成人，关键是要做好引导和把控，更深入一些的，就是寓教于乐了。希望孩子们能玩的花样越来越多，我们的教育也能越来越跟得上趟。”

90后王艳 充满童真

□ 本报记者 王洋

“马上就到‘六一’儿童节了，‘90’后的我们也都已长大，貌似这个节日已不再是我们的‘特权’。但回忆起童年时代，娃娃头、葫芦娃、花仙子、打弹珠、丢沙包、丢手绢、滚铁环、跳皮筋、躲猫猫……想想这些游戏就觉得特别好玩，单纯天真的童年，何其美好！”说起“六一”儿童节，吕梁广播电视台新闻部责编王艳总有聊不完的话。

“‘90’后的我们大多已经身为人父人母，青春早已不在，而童年更是越走越远。”王艳说。

“作为‘90’后的我们，‘六一’儿童节意味着可以不用写作业，意味着可以放一天假，意味着可以满足一个小小的愿望。”王艳说，从五月起，就开始每天倒计时，计划自己怎样利用好“六一”这一天，可以做一回“大人”，让父母听从自己的安排。

“‘六一’的一大早，所有的小朋友们都穿上漂亮的衣服和鞋子，戴上红领巾，涂上口红和腮红，最后眉心来一颗‘红痣’，这样才算正式。打扮好后，早早地就来到学校，每个人要把自己的凳子搬到操场上，然后就坐，变成观众。一部分同学手里拿着花束在鼓号队的带领下围绕着整个操场走一圈……之后联欢会正式开始。而对于我来说，‘六一’儿童节最期盼的环节是颁奖环节，主持人宣读每个班的‘三好学生’上台领奖，拿着‘三好学生’证书和奖品别提有多开心了。”王艳满满的都是回忆，放学后拿着妈妈给的零花钱去买零食、西瓜糖、辣条、拉拉王、“唐僧肉”、冰块雪糕……那时候的我们天真快乐，心中充满了梦想和希望，也许这就是儿童节存在的意义。

“童年终归是回不去的记忆，在繁忙生活中的我们，借着‘六一’儿童节，回味一下童年的美好记忆，可以给‘90’后的我们带来一些慰藉和调剂，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，不管时光如何变幻，岁月如何流逝，这颗童心将会伴随一生。希望小朋友们可以保持童年那简单的快乐，永远心中有梦，眼里有光。”王艳对现在的小朋友们寄予希冀。

00后贾子昊 童真童趣

□ 本报记者 刘小宇

“00”后仿佛是旧时代的末班车，同样也是新时代的先行者。随着新事物的蓬勃兴起，把属于“00”后的童年记忆也留在了过往。

出生于2004年的贾子昊是运城人，现在是吕梁学院的一名大学生。作为“00”后，回忆起他的童年，经历过童年在乡村田野的嬉戏打闹，度过一段没有智能手机的欢乐时光，也见证过互联网的崛起和信息时代的普及，从开始看电视到现在玩转智能手机，从自行车到家家普及小汽车，再从摇头电风扇到变频空调……

他的童年是贪玩的。“小时候只顾着玩，拿着妈妈给我买的粉笔，把家里的地上画的到处是简笔画。”

他的童年是幸福的。“我的父母陪伴比较多，就在家附近工作。这也是我童年的一笔丰厚的财富。现在都记得拿着书本，躺在爸爸的怀里，爸爸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识字，一篇一篇地带着我读。”

他的童年是慢节奏的。“那时的手机还是按键手机，网络只有2G3G，看动画要每天等电视播放，乐趣要自己去到自己的小世界里寻找。常跟同村的小朋友傍晚吃完饭在村里到处跑，在村口玩人抓人的游戏，玩得口干舌燥、筋疲力尽才肯回家。白天是长长的，八九点就昏昏欲睡了，超过九点半就算熬夜了。”

“我童年的‘六一’，我印象中是在表演中度过的。幼儿园总会提前一两个月开始教我们跳舞，为了六一当天请各位家长到来一睹我们的风采。小小的我总觉得很累，现在想想，其实没什么坏处，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可以锻炼我们的肢体协调能力！”回忆起‘六一’儿童节，贾子昊的眼中仍然闪烁着童趣，‘六一’当天表演完还会给在幼儿园中表现好的小朋友发奖状，这一点我印象深刻。有一次我一个人拿到了五个奖状！受到爸爸妈妈和其他叔叔阿姨的称赞，倍感荣誉，也增强了我的自信。”

作为与智能化时代共同成长的一代人，贾子昊认为，“00后”是接触网络信息比较多的一代，每次大家庭聚会时，很多孩子都是捧着手机刷抖音、玩手游。真心希望小孩们能少玩一会手机，走到大树下，走到草丛旁，走到一个我们周围真正的世界里，去观察、去感受、去寻找独一无二的乐趣，用自己的童真童趣去填满自己的童年！

10后麻家铭 奇妙之旅

□ 本报记者 阮兴时

对于“10”后的麻家铭小朋友来说，今年的“六一”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。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，麻家铭来到山西省博物院，感受山西历史文化悠久，地上地下的古代遗珍灿若星辰。

麻家铭介绍，自己是个博物馆迷，小小年纪的他，不仅读完了《博物馆里的中国》、《大中华寻宝记》，还打卡了陕西历史博物馆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、故宫博物院、上海博物馆、三星堆博物馆等中国有名的博物馆。

“五千年文明看山西，只有亲眼所见，才能真切感受到中华五千年的魅力。”麻家铭说，进入山西省博物馆，仿佛推开了历史之门，从“文明摇篮”走到“晋国霸业”，由“民族熔炉”进入“佛风遗韵”，穿越一个又一个不同的时空。

在去山西省博物馆之前，麻家铭做足了功课，亲手绘制了一张“山西寻宝记”打卡单，循着线索打卡馆内经典展品，仔细观察并记录下朝代、材质、用途等知识点，用心感受文物背后沉淀的历史故事。

透过展厅的玻璃，一个个古拙的青铜大鼎在灯光下熠熠生辉，一件件国宝级文物精美华贵，兽形觥、龙形觥、鸟尊……古人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和创造力令麻家铭流连忘返。一件件文物接连进入视野，“沉浸式”的体验让麻家铭感受到什么叫做“一眼千年，一步千年”，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跟随着讲解员的脚步，麻家铭一路观赏，一路赞叹，无不为山西厚重的历史文化，为中华文明的伟大而感到骄傲自豪。在文创展厅内，麻家铭还在自己的“通关文牒”上，加盖印有山西博物院、晋侯鸟尊、龙形觥、晋侯苏钟、北魏木板漆画等“镇馆之宝”的印章，还购买了一个“晋侯鸟尊”图样的冰箱贴。

麻家铭说，一座博物馆就是一座知识宝库，每一次的博物馆之旅，都让他开阔视野、增长知识、滋养心灵。这次的博物馆之旅，也是他度过的最难忘、最有意义的一个“六一”儿童节。